

# 獨家專訪何大一：疫情尚在早期，全球應仿效“武漢式隔離”

文 | 《財經》特派記者 金焱 發自華盛頓 20200406

新型冠狀病毒踏著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腳步，全面進入人類社會的敘事。如今疫情在全球肆虐，造成百萬人感染、上萬人死亡，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及社會經濟災難。何大一是亞倫·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（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）的創始人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，早在冠狀病毒從新世紀初開始出現，他和研究團隊就投入求索與抗衡的研發之中。此前，何大一因對研究抗擊艾滋病作出的重大貢獻而舉世聞名，他是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的主要發明人，1996 年底他被評為《時代》週刊年度風雲人物。之後何大一花了近二十年時間對冠狀病毒防疫進行深入研究，其間，非典、中東呼吸綜合征（MERS）、新冠肺炎先後暴發並全球蔓延，何大一希望找到應對冠狀病毒的科學解決方案。美國當地時間 2020 年 4 月 5 日，全球已有 120 萬例新冠病毒病例，其中約有 25% 在美國。紐約州是受新冠病毒襲擊最嚴重的州，病毒已經奪去這個經濟繁榮之州 3500 多人的生命。醫學專家們公認，要想控制住此次流行病，必須截斷大約三分之二的感染鏈。由於迄今為止尚未出現有效的疫苗，人們無法完全保護自己不受感染，因此要有 60%-70% 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有抗體後，病毒才會難以蔓延。公共衛生專家說，情況將變得更糟，不僅對紐約，對美國其他地區也是如此。4 月 5 日，週末。暫離哥倫比亞大學回家休息的何大一，接受了《財經》記者獨家電話專訪。

在 2003 年非典疫情期間，何大一曾擔任北京、香港和臺灣地區的專家顧問。17 年之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，自 2020 年 2 月起，何大一負責一個關於新冠藥物及抗體的研發項目，用四種方法來開發藥物或抗體。馬雲基金會提供了 210 萬美元資金供何大一領導的 4 個團隊分享，另一家中國互聯網巨頭企業實際控制人的家族基金，承諾再提供 100 萬美元的研究資助。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，哥大的科學家將與中國學術研究人員合作，目前相關研究正在有序推進中。

接受《財經》記者專訪時，何大一表示，儘管自 2003 年非典疫情暴發以來，我們就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冠狀病毒，但直到現在，有關冠狀病毒的許多基因我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。這次疫情會讓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強。但目前為止，我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，有些感染者沒什麼事，有些人卻病得很嚴重？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？有多少是由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？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。如果病毒具有破壞性，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；如果是免疫系統的內部炎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損傷，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。我們需要理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策略。

在何大一看來，中國要想讓無症狀感染者徹底消失，至少要再堅持一個月。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，在全球鋪開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，就會壓平

美國紐約、加州和西歐很多國家的疫情增長曲線。他指出，如果放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，然後啟動實施“禁足令”（shelter-in-place）、保持社交距離，這樣毫無意義。坐等疫情一波波地蔓延，只能不斷拖長防控疫情的時間線。現在需要的是全球同步行動，仿效實行抗疫的中國模式，尤其是“武漢式隔離”，那樣疫情才會更早被控制住，它能挽救更多生命，也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。

就在《財經》此次專訪進行中，有消息傳來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近日宣佈日本進入“緊急狀態”。根據日本 2020 年 3 月修訂的一項法律，如果新冠病毒疫情對生命構成“嚴重危險”，其迅速蔓延可能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，那麼首相可以宣佈全日本進入“緊急狀態”。此舉將使受災嚴重地區的政府機構有更多權力要求人們呆在家裏、取消公共活動、關閉學校和其他公共設施。

何大一在接受專訪時多次強調，此次疫情尚處早期階段，全球必須高度重視並認真應對，以免更多人無辜受害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所進行的冠狀病毒研究，或將為全球提供有效助力。

### 全球疫情尚在早期階段

**《財經》：2020 年開始，新冠肺炎病毒襲卷而來，很多人都驚歎這種人類前所未見的病毒帶來的衝擊也是史上所未見，你有同感嗎？**

何大一：確實是。一切發生的太快了。一個月前紐約州宣佈第一例確診病例，現在紐約市的累計確診病例已經超過武漢市。我從未見過（疫情）發展如此之快。艾滋病這種全球性的傳染病規模巨大，（自 1981 年發現首例艾滋病以來）全世界已有 2000 萬人死於艾滋病，但這是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。它是一種慢性病，不像新冠肺炎病毒來勢迅猛。

**《財經》：最近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首次超過 10 萬例，累計確診病例數已超過 120 萬例。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中國受到第一波衝擊後，韓國、意大利和美國迎來另一波衝擊，現在疫情在全球蔓延處於什麼狀態？**

何大一：中國之後，疫情已經帶來了好幾波衝擊。伊朗和韓國大約在同一時間疫情暴發，然後是意大利，其它西歐國家緊隨其後，沒過多久就輪到了美國。美國國土如此遼闊，疫情不會多地同步發生——最先疫情在西海岸暴發，然後進軍東海岸，現在紐約成為重災區。美國另一些城市，包括底特律、新奧爾良、芝加哥等則正在邁向更大的危機，而也有很多地區尚未發生疫情的嚴重暴發。所以疫情波動的狀態是：快速交替，持續行進。現在最讓人擔心就是疫情蔓延到那些資源貧乏的地區——非洲、南美洲的一些國家、印度——儘管最近印度有了全國範圍的應對，這很好，但考慮到其資源匱乏的程度和人口的密度，新冠肺炎疫情在這些國家會帶來怎樣的災難，讓人憂慮。

《財經》：我在美國感同身受，似乎就是會不斷出現新的疫情熱點，死亡人數從一個高點邁向另一個高點，感覺災難沒有盡頭……。

何大一：就整體而言我想說的是，在全球範圍內，現在疫情仍處於早期階段，很多國家甚至還未開始經歷新冠病毒的社區擴散和指數增長。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國家會陸續觸發警報。雖然中國、韓國等一些國家疫情已開始得到控制，但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，很難完全實現正常化。這是我們所陷入的境地。

### 全球應同步仿效“武漢式隔離”

《財經》：在中國本土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之際，圍繞著新冠病毒仍有很多的未知。有人擔心，中國是否會面臨第二波疫情或者第一波疫情回潮反彈？

何大一：幾周前，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包括武漢和整個湖北都只有零星的社區病例。這一成就值得稱道。問題是，中國經濟如此依賴全球貿易和全球互動，當中國的周邊鄰國都還在生病、身陷疫情時，中國如何復工？經濟如何回歸正常？更何況中國境內確診案例仍未禁絕，如果過於放鬆，中國絕大多數人仍容易染上新冠肺炎，因為只有小部分曾經感染的人可能已經產生了免疫力。因此，在與中國互動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疫情得以控制之前，中國似乎無法放鬆。

《財經》：醫學專家們認為，當前中國仍然面臨著兩個潛在的威脅，一個是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播，另外一個是境外輸入病例產生的關聯病例。

何大一：對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播，如果中國能繼續採取嚴厲措施，那些殘存的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將會逐漸減少。但問題是，還要等多長時間？中國人已然熬過了兩個月非常嚴苛的時光，人們渴望恢復常態。每個人都想重返正常的經濟之中。但要徹底讓無症狀感染者消失，中國必須再繼續堅持一個月，至少一個月。為了這一小部分無症狀感染者，如此大動干戈非常困難。中國經濟非常依賴全球互動，總會有人入境，也會有人逃脫篩查，非常棘手。

想當初，如果這個地球上的人更有智慧也更有緊迫感，就會在武漢封城時，把整個世界也都封上，這樣的話，現在這個大流行病可能就接近滅絕了。當然，沒人能夠預測未來。現在，眼看著疫情從第二波到第三波、第四波，送走一波又迎來一波。我認為，不僅美國應該好好地隔離一個月或六個星期的時間，整個世界都要隔離封鎖起來，這樣疫情不同步的現象就不再存在。

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，武漢“封城”，隨後湖北也實行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，再擴大到全國。在 6 至 8 周後中國新冠肺炎確診數字有效降低，壓平了疫情的增長曲線，中國的確診病例與歐美相比，數量很少。武漢、湖北直至整個中國的其他地區，疫情都得到了控制。如果現在全球鋪開這

樣的措施，實行嚴厲的“武漢式隔離”，就會壓平美國紐約、加州和西歐的疫情增長曲線；那些疫情尚未開始暴發的國家和地區，其疫情增長曲線也將保持水平狀態，就像中國江蘇或山東等省份一樣。

《財經》：因此不是哪個國家要借鑒中國抗疫的“武漢式隔離”模式，而是全球應當共同採取類似的行動？

何大一：“我們”現在要共同忍受、渡過難關，提早結束黑暗的日子。“我們”不僅指美國，同時指全世界。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，然後啟動實施“禁足令”（shelter-in-place）、保持社交距離，這樣毫無意義。尚未被疫情嚴重打擊的地區也一定不能讓疫情增長曲線上升。如果患病者的數量不大，疫情增長曲線變平就更快捷容易。雖然是事後諸葛亮，但現在有所作為還為時不晚。我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，一個州接著一個州，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。我們坐等疫情一波波地發生，只能不斷拖長疫情的時間線。假設現在全球同步行動，那麼疫情會更早被控制住，它能挽救更多生命，也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經濟生活。

### 科學是全球共同的“救世主”

《財經》：兩個月前，至少在美國，很多人仍然對保持社交距離無法理解，也沒有真正去實施。他們認為，“武漢式隔離”導致的大規模“封城”牽涉經濟社會等各方面。

何大一：兩個月前，人們大約要借助“神力”才能預測未來。但現在我們一遍遍地看到疫情蔓延的同一劇情在世界各地反復上演。因此，全球應該如何應對是顯而易見的。但對我來說，問題在於，過去美國似乎一直是全球的領導者，而現在這已不復存在了。我們的總統甚至不能領導他所在的國家。因此，必須由其他人填補這個空白，或者由一群世界級領導人一起扮演這個角色。但這一點現在也沒有體現，每個國家都忙於應對自己境內的疫情，擔心自己的經濟。若從全球角度來看，很明顯世界應該共同努力，但這個聲音是缺失的。

《財經》：新冠疫情蔓延下的世界，沒有美國的全球領導力，也沒有真正見效的“美國模式”，但似乎也有人不願仿效抗疫的“中國模式”。

何大一：美國總統的麥克聲最大。他現在呼籲本國公民戴口罩，又說他本人決定不戴口罩，他傳遞的信息是混亂的。在疫情已然在美國全面暴發之際，他告訴美國人民這個病毒會奇跡般地消失，這顯然沒有可信度。但是他的麥克聲最大，還有他的追隨者。因此，整個美國採用了各種實際上行不通的策略。

在危機時刻，人們需要條理清晰，需要領導力，需要有專業人士做指示。這不是美國，也不是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現實情形。比如巴西和其他一些國家目前仍然不認真對待，所有人都會為之所累。幾個月後，巴西重蹈美國覆轍，那時隨著北半球天氣變化對消滅毒更為有利，情況因之好轉，在

南半球的巴西疫情則會變得更糟。新冠病毒也有可能性季節性流感一樣，在南北半球之間流竄。那麼我們就要面對這樣的現實：冠狀病毒永不消失、一直與我們共存。明年秋天，北半球再面臨另一次病毒的威脅……因此，全球同步行動至關重要。

《財經》：全球疫情發展到現在這一步，我們還有機會有效防控嗎？

何大一：兩個月前會更好，一個月前也還好，起碼現在全球同步行動要比再遲一個月或兩個月後要好。但全球領導者的聲音缺位。作為公民，我們必須發出強有力的聲音，共同找到一種方式共渡難關，提早走出疫情。

《財經》：若如你所說，病毒來來回回在南北半球流竄，那它會不會比 1918 年的大流感還糟？

何大一：那就真是太糟糕了。1918 年的大流感最終造成了四、五千萬甚至更多的人死亡，更多的人被感染。現在的希望在於，醫學技術已如此先進，讓我們能有辦法讓一些重病患者延續生命，維持下去，這樣死亡率並不高。最為重要的是，科學團體和科研機構都在致力於找到解決方案。幾乎每個生物制藥技術公司、每個醫學學術中心都在努力開發解決方案。我們能做的就是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減緩病毒的傳播，以時間換空間，最終找到科學的解決方案，兌現人類這一史詩級的榮譽。我們需要在疫情的攻擊中找到至少 18 個月到 24 個月的喘息時間。鑒於科學界對解決方案的執著追求，我想他們會有所發現，有所應用。但不要寄希望於接下來的一年左右時間會有特效療法。他們會找到一些能提供幫助的東西，但特效解決方案要等上更長的時間。

《財經》：在找到可以殺死新冠病毒的藥物或者可以預防新冠病毒的疫苗前，目前我們可以依靠的就是全面檢測？

何大一：檢測非常有幫助。我一直說，沒有全面檢測就是盲目操作，看不清其傳播的真實路徑就無法應對疫情的蔓延。美國過去一段時間檢測能力嚴重不足，現在仍然需要大幅提升檢測能力。除了用聚合酶鏈式反應（PCR）檢測方法來查找病毒之外，還需要新冠肺炎抗體的檢測技術來瞭解哪些人被感染，哪些人康復了。所有這些有助於更具體地分析梳理各國在疫情中的不同走勢。通過全面的檢測能力可以掌握疫情的全景從而制定策略、實施隔離和接觸者追蹤，這些都至關重要。

《財經》：我們剛才談到不同的國家為延緩新冠病毒高峰到來，採用了不同的抗疫方法和策略，比如引發質疑的英國“群體免疫法”與更普遍的“保持社交距離法”。你怎麼評價不同國家不同的疫情防控策略？

何大一：我認為我們應該採用所有的策略和方法，但是如果靠“群體免疫法”的策略，那就意味著在特定的人口中已有足夠多的人被感染。實際上我們要努力避免的正是出現大範圍的確診案例。如果在 10 個人中只有一個

人有免疫力，而你是另外那些沒有免疫力的一員，你就不會受到保護；但當 10 個人中 9 個人有免疫力，你就受到那 9 個人的保護。就是這個辦法的概率是約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會被感染，它意味著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，會有很多人染病、病例數量攀升，急診室告急、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告急，醫療資源不堪重負。哪怕人口中只有 15% 的住院比例、只用約 5% 的 ICU 病床需求，那也太多了。

所謂“群體免疫”，可以花 20 年的時間慢慢地、一點一點地發展群體免疫力，其餘的人要麼被感染，要麼靠疫苗救治。但想要在一兩年內培養出足夠的群體免疫力是不可能的。死亡率會居高不下。疫情如此急迫，不會給你那麼長時間去培養群體免疫力。但我認為我們對英國推出的這個策略可能有些誤解，也許他們是發出的信號，號召大家努力降低峰值或延緩峰值，以使更多人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。

《財經》：無症狀感染的比率在各國各不相同，有數據說，美國是 25%，冰島是 50%；同時；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在不同國家也大相徑庭。既然各國面對的是同一病毒，病毒也沒有發生大的變異，為什麼無症狀感染的比率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差異如此之大？

何大一：非常好的問題。目前已經有一些解釋，但還不夠全面。毫無疑問，在各國蔓延的基本上是同一種病毒，有很少的變異造成的差異，但不足以解釋新冠病毒任何性質的變化。無症狀感染的比率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，反映了每個國家如何應對和管理疫情。韓國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很低，因為韓國開展了大規模檢測，收集了許多無症狀或者症狀輕微的病例。很多檢測是在年輕人中間進行的，死亡率肯定要低。再看意大利，他們的新冠病毒檢測主要是在醫院進行。檢測也主要集中針對那些疾病纏身的患者和重病患者。這樣意大利就有非常低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，非常高的新冠肺炎死亡率。美國也是一樣。在紐約，如果有人出現了咳嗽和發燒的症狀，懷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，但是卻不能去檢測；或者有人接觸了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，懷疑自己也被感染了，但沒有什麼症狀，但也不能去做檢測。這樣紐約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非常低。同樣，紐約傾向於對住院病人進行檢測。這樣的話，當地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現在雖然不高，但會逐漸上升。所以，它不是對病毒本身的反映，而是對每個國家對檢測的態度和方法的反映。

《財經》：這是唯一的解釋嗎？

何大一：它解釋了其中的一些因素，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，我們至今還無法理解。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都非常高。是因為這兩個國家人的基因有我們不太瞭解的地方嗎？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答案。這些都是科學家們會考慮的方面，是他們可能會去尋找的線索，或者已經在尋找線索了。因此，我們並未忽視這樣的事實，即可能存在一個重要的基因組成部分，它解釋了種群差異對生死機率的影響。比如年齡段在 20 歲到 40 歲之間的人群中，為什麼 98% 的人在此次疫情中不受影響，其餘 2% 的

人卻病得一塌糊塗？這裏面可能有遺傳因素。你我都看過一些報道，甚至非常年輕的人也有死於新冠肺炎的。但答案還沒有出現，估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，基因在疫情中起的作用會被重視，也許我們會找到答案。

**《財經》：**中國武漢最初出現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時，你就有所關注。現在疫情和對疫情的研究，與幾個月前相比，已經不可同日而語，有哪些至關重要的問題現在還是不知道答案？

**何大一：**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。儘管自 2003 年非典疫情暴發以來，我們就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冠狀病毒，但直到現在，冠狀病毒的許多基因我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，這次疫情會讓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強。我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，為什麼有些感染者沒什麼事，有些人卻病得很嚴重？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？有多少是由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？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。如果病毒具有破壞性，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；如果是免疫系統的內部炎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的損傷，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。我們需要理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策略。